

青城山的老茶树

□南港

汉晋时，一棵树
将自己种在赤城山岩石上
岩缝，是根劈开的路
有些苦难，注定会卡在
石缝之间。像阳光
一头在天上，一头在人间

那棵树，让丈人峰有了
挺拔的声响与姿势

千百年来，那棵树守着
味江和青城，蒲村和导江
茶马在玉垒山下穿梭鼎盛
龙泉山，邛崃山，巍峨之间
品味着苦香

成都院子的炊烟，温暖着红色宫墙
天师洞的仙雾，连着西域和远方
驼铃，摇响印度河畔的水波
丝绸一样，成为另一种通道

那棵老茶树，浸染了青城山的幽静
在院坝，在村庄奔腾，幻化
从花瓷到盖碗
犹如时光扬起一阵锋芒
挥之不去的
始终是岁月穿肠的青城芬芳

父亲（外三首）

□姜梅花

坚硬的黑土地 寻找深邃的肌肤
牛的瞳孔里满含清澈的青山
父亲的眼闪烁一颗明亮的星星
在岁月印刻的皱纹中

秋收临近 春夜渐深
不停歇走在田埂上的一头牛
父亲心中 望眼欲穿的明天

晨雨

雨声滴答 滴答
不打招呼来敲打我的心

太阳穿过乌云露出半个脸庞
是夜还是躲进爱巢

风轻轻吹过 留下润湿的心
一路磕磕绊绊越过阿里郎山冈

海边岩石

汹涌的海浪吞吐雪白的泡沫
以粉身碎骨的势头捶砸岩石

岩石伸开双臂紧拥 潮起潮落
斑驳伤痕 依依楚楚的浪头
像岁月的风波中 纵使沧海桑田
也要等待儿女的母亲的怀抱

梦

落叶 一片片无精打采地落下
像我曾经灿烂的梦 一个个揉碎

捡一片红枫夹在诗集里
我的梦想像五指 重新蠢动
再捡一片黄银杏叶夹在笔记本里
我的野心像一面扇骨 重新舒展
我想写一首诗

穿行城市

□三都河

深秋的毛毛细雨
正好适合戴斗笠穿行于这个城市
看到这个城市别样的美
腾出来的两只手
左手抓一把风，右手抓一把雨
风风雨雨都在我的掌控中
大湘西本来就美得令人心痛
这个时节来五溪大地看雨
那一种爱之痛可以让你体会到
什么叫万箭穿心
一只斗笠打开的视野十分宽阔
城市的风光一览无余
以头颅为中心，以眼光为半径
斗笠带你旋转起来看三百六十度
当你陷入一种巨大的眩晕感里
日月星辰成了快乐的舞伴
我感觉自己成了雪峰山某个主峰
与苏宝顶一同成为双子座

诗歌

想象：一个头痛患者的飞翔（外九首）

□李杰

下午时分
他关掉北极圈的幻光
沏一壶晚熟的春茶
一段不吱声的路，在孩子的身后
运来砧土。途经单数的斑马线
却算出了双数的翅膀
不再强忍着抬头
海水只能慢慢袭来
我已离开了砂堡和海外

夏天的注解

其实也不需诠释
凉热交替间气压悬浮
可以不考虑句子和语法
还是有一颗栗子迸裂，不愿调换
灰烬的内心。告诉雨水
哪些是秘笈，哪里是星轨
洗不净盗汗中的雪乡
在树上摇荡疑惑
腹地里升降的草稿和雾霭
跑赢大功率的涡轮和马达
“我一直抄袭风，却总在风中碰壁”
回响寥寥
菜地旁，虫子不按队形起飞

向右看

1.8平方米的镜框里
剧情适时更新
天边的幕布偶有大开大阖
云朵、山脊、屋顶、树影，对白紧促

第三场剧目
脖子上的时针匀速地转
鸟翼往往在左侧翻飞
任叫卖声在桥上横渡
野鸭的蹒跚追不上落日

冬天砌上的座椅，坐北朝南
侥幸一对镜片，将河里的波澜
倒映到屏幕。继续向右看
夏天已冲到了闸口

清晨的灯

就乘着晨色发起消融术
将黑夜里泛起的尘抚平、剔除
把喘息和笑声推向远端

栽一截在朝露里起舞的草尖
插在地上，奔腾的电流
把一天的潮汐掀高

六月，在岸边
没有等来水草

针式打印机上的秘密（组诗）

□张翼

一场晚会
刀锋梦游，奢宰一地
过期的月光。我和我的童年
坐在月光上观望

点亮高原的城廓
夜色当酒，需要瓢饮
消失的蛙鸣和嗡嗡蚊蝇

心情在出差，在月亮之上一遍遍
录播乡愁。昨夜的月饼
我要留着，隔年再啃

牛脚印

设想了很久的巨痛。被刀尖尖
一点一点地拉开。一声急促的啼哭
被你的母亲，首先捉住

清晰的痛，迷迷糊糊地
靠在滴嗒的时针上
昏沉，在漫长地打盹

你的第一枚脚板印
是红色的血脉雕刻的印板
深植成父母的沉默
生命怒放于属牛的季节。理应紧靠

傍晚的河水只能自行抬高
雨的刀削过水面
与六月相见、拱手
我在岸上护着身影在走

回望下午
契合天气的相似度
叙述之中的停泊，漾动的记忆
半轮圆月浸泡在山边
静静看我和河堤拉开距离

出城路的虚线
辉映着一盏盏绿灯
照着那一路陌生的亲人
爽朗的笑
远远地，纷纷地
他们都不知去向

近景

倔强的凿石声
总是抢先了半拍
把白鹤的翅膀掖进了树影

仍居右岸，后颈倚重的正北方
那群马哑着响鼻
把草原向西赶去

夜雨敲遍窗户，已无檐可栖
起身一歇
石榴花却躲在加油站

10平方米的疆域也可驰骋
沙盘上插满蓝旗
举起一个字，久久不能落子

心里飘着的钟声

把耳朵献出来，风在击鼓
如铁骑飞驰、回荡
一句话的源头很远，在灵柩的上方

把视线收回来，看春天每天换上
口罩，忍住倾吐
埠头和堤坝筑得很牢，水流很沉

花萼在夕阳身边迟疑
在门外滞留
不惊扰悲恸和忙乱的人间

在夜深时准点醒来，心里飘着的
钟声，簌簌地，像雪
但不是去年的形状

这是夜空不眠的脚步

悠闲。这样可以自由支配，可以
尽情使唤。绿萝一样无拘束地伸长

脚板踩住原野。长满沟壑自如的记忆
需要时，你就让他清晰
淡忘时，你就让他模糊

就像你老汉。架上老花镜
打望时戴上，近看时摘下

自动印刷

在古镇上打卡
不安分的记忆，碎响一地
叮叮当当地，一路
刷开尘封多年的大弯地

在装睡，是陈年的麦芒
半睁半闭的眼睛
被煤油灯，轻轻点亮

油灯闪烁下，床边
睡着灰暗的年轻
清醒地刻在朋友圈上

秋分之夜
晚风徐徐，吹的是春天味道

在城堡和山峦里信步的人
一定在扔下盔甲，靠近一米握手致意

听雨

悬挂和下垂的铁幕
无法挽救云的飘逸感
草木弥起清甜的味道
花瓣散去光晕
休眠的路鸣笛致歉
与此刻的气候唱和
窗框里，雾和山林递上墨砚

傍晚，铁骑滚滚和邮差
轮番敲门。带来海湾、冷兵器的
锈斑和嘶喊
100亩的里程，花田正在翻新
伞没敢睡着，惦记冷艳的菇孢
正在摆盘的棋
倏地跑出五步之外

挽留

留下来吧，春天的阳光、雨水
或结盟，或互为藩篱
我们裁剪出多云的天空
腾挪一个个闷热的下午

花朵突然在云下变得冷静
隔着麦穗点头
像一个孩子从童年蹒跚处
猛地丢下学步车，一下站稳

一张月末的字条，一个个扭头的数字
把初夏的账簿献给我，记下：
鱼在溯流里撞石
禾苗在湿润的土里跳高

又一段匆忙的路
让双脚变得更加忐忑
虫子紧随，迷上了我的血型
天又热了，我将把瀑布披在身上

灰鸽努力向上飞，揣着去年的玉米粒
夕阳，还在诚实地搭建脚手架
翅膀和阴影扇动
扬起的是明天的雾

半杯夏天

才过三巡，枝头乱颤，频频与风碰杯
花朵的唇吻，飘过叶片的名字
如同夜行火车与那个高原小站
一头扎进去，用灯光拥抱星光
半杯夏天倾斜过来，我攥住它的指尖
在淌下的汁液里分离出时分秒

怀疑季节。在秋天里
颠三倒四地乱跑

我是一根火柴
想点燃，秋的色彩，长长的脚板
踩住了一段时间

一群群忽闪忽闪的街灯
从你身边跑过。街边的大排档
被你喝醉。睡眼朦胧地卧在我头顶

影子，和被拖累的影子
从你身边跑过，恰是
晚秋的风，和着春风的酣畅

针式打印机上的秘密

你的价值，就是在深夜中
叽叽喳喳地乱叫
疲惫的方块字，整齐地
排列在理想之上

纸上楼兰，虚幻的存在
还有一根枯枝，一段植入记忆的残墙

剪刀、石头，一张布匹
简单地循环 就编制成
无所不能的图腾